

春天来了

文/狗子

是雪莱还是拜伦还是济慈的诗歌名句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我一直想为它接个下句，但一直没想好，前两天，当我外出旅行近一个月之后回到北京，我终于接出了下句。

那天下午火车已经很晚，到家门口先没上楼，想在楼下歇会儿，那天没有雾霾，能看到清晰的月亮。我们这个小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的，多是三层或四层的红砖楼，楼虽然老旧，但绿化还算不错，或者说对原先的绿化破坏不严重，小区道路两侧都是生长了几十年的高大的杨树，仰头看去，可以看到夜空下杨树已长出了嫩嫩的叶子，在月光下，有些发白……我想：春天来了。

春天并不是我喜欢的季节，对我来说，春天跟其他季节不同

的或许是它会提醒我：时光飞逝，新的一年又来了。就像当冬天来临，我可能会想：什么都没干，又一年就这么吃吃喝喝过去了，对夏天和秋天，我则没什么所谓的“人生感悟”。那个夜晚，当我在长出嫩叶的杨树下意识到春天来了的时候，当我正要感慨岁月匆匆人生如白驹过隙之类的时候，一个念头蹦了出来：不会又要开始装修了吧？

我入住这个小区二十多年了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几乎每逢春天，必是邻居们的装修季节，好像没有一年消停过，我们这个楼门总共16户，邻居们轮番上阵，今年你唱罢明年我登场，也有两三家一起大干的时候，装修的噪音从春天开始，有时会蔓延到夏天，秋天又是一个小高潮，到冬天大

概因为实在太冷，才算安静下来。现在我发现，一年四季中，我其实是最喜欢冬天的，不为别的，单单是冬天没有装修的噪音这一点，也足够了。

当然，二十多年来，我也曾在春天装修过——如果这也算装修的话——我花了十天粉刷过一遍墙壁。我不能要求邻居们都像我这般“因陋就简”地过活，但我也实在搞不明白，何以每一年必有一两家都要如此热火朝天地大兴土木一番，有的住户是刚装了没两年又推倒重来一遍，当然也有的是局部改造——今年装修厕所明年又想起来装个厨房，至于那些修修补补（更换门窗吊灯之类的）更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了。

所以，当今年的春天来临，当我驻足在那棵刚刚长出嫩叶的杨

树下，我终于为那句名诗接出了下句，虽然这个下句与季节无关而且有些败兴，但这确实是积我小半辈子的经验得来，就是：春天来了，装修又开始了。

当然，彼时我还在心怀抱幸：今年能不能例外呢？二十多年了，按概率说，也该有个例外产生了

吧？那天晚上，因为旅途劳累，很早我便上床睡觉了。幸好我睡得早，第二天早上，我被怪兽一般的电钻声吵醒，一缕春光从窗帘的缝隙泄入室内，我看了眼闹钟：八点钟。我心想：春天真的来了。■

空气

文/李黎

那天，父母给妹妹办了20岁生日。妹妹1993年9月出生，从2012年春节开始到2013年9月间的任何一天，她都可以说自己20岁了。晚饭时，看着忙前忙后的妹妹，看着笑咪咪地从亲戚手里接过钱的妹妹，我突然觉得疑惑，她都20岁了，怎么回事？

仔细看看她，确实长大了，虽然我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八岁的时候。更多时候，我看都不想看她。这正是因为我她哥哥，潜意识里觉得不需要通过任何举措来增进感情。我们之间的感情无从增进，跟空气一样。但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很少，她一岁，我读初三，补课做试卷，昏天黑地。

她两到四岁时，我读高中，面目狰狞的高考一天天在逼近；寒暑假时我们在一起，但十多岁的我和三四岁的她能沟通什么呢。

她五到八岁时，我读大学，看书写作踢球打牌谈恋爱等事情让青春时光其实昏天黑地；寒暑假时我们在一起，但年近二十的我和六七岁的她能沟通什么呢。

她九到十四岁时，我正在经历毕业后的苦苦挣扎，找工作找对象找房子找乐子，艰难困苦，哪管得了妹妹。她也进入初中，进入了书山题海。

她十五到十七岁时，我正努力适应婚后生活，并为生儿育女、事业有成的生活冲刺；妹妹上高中，高考一天天在逼近。

她十七到十九岁时，我的女儿她的侄女出生并一点点长大，越来越调皮捣蛋，我无暇旁顾。

梳理过去可以有太多参照，妹妹就是其中之一。我悲哀地发现我和她完全不在一个时空里，我对她的关心更少。这十几二十年，我只关心自己，缺乏关心别人的意识和能力。

好在，从妹妹学说话开始，母亲就教会她哥哥一词，哥哥本人也间歇性出现，印证和丰富着哥哥这个概念。哥哥成了她不可磨灭的印象。父母常说，她只听哥哥的话。她也乐意承认这一点。

大学时的某个冬天，春节过后开学之前，我从院子里走到家后面的山坡上，在枯草上坐下来，开始抽烟，脑子里满是青春的烦恼和隐约的关于前途的忧虑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妹妹坐到了我旁边，仰着脸看着我，还笑了笑。我继续看着前方，她也看，始终没说一句话。就在烟雾缭绕中陪着我，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想童年的孤单和隐约的关于前途的忧虑。刺骨的风把丘陵地带荒凉的景象在眼前一次次刮起。过了很长时间，我站起来回家，我在前，妹妹像尾巴一样在我后面。我对她说，不要和妈妈说话。她点点头。

这成了一个象征，直到现在，我无论说什么，她大体就是点点头，如果不认可，表示出来的就是什么表示都没有。我简直不能在她面前表示疑惑，例如，你都20岁了，怎么回事？■

风之叹息

文/李曼

我的妈妈是个平凡的人。她会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无助地说“以后要怎么办啊？”也会因为怜惜幼小的哥哥与我而坚强地说“我会撑起这个家。”

从小仰望她的背影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：妈妈是强大的。

当她抱怨小侄女现在越来越不需要奶奶时，我说，孩子大了，你就可少操点心了。

她说，不是啊！一个人的时候会感到孤独。

我惊诧且心酸。看似强大的妈妈心里是如此的柔弱。不期然想到了儿时拥有过的一串风铃。

它是美丽的，淡淡的紫韵浮动在水晶似的玻璃内。当轻风抚过，它悦耳的声音将夏日的闷热一并带去。

有一回狂风夹雨，我凝望着窗边的它，总担心它在不经意间碎落一地。但风雨的呼啸只是它余音的伴奏。风罢雨消，我心喜它的坚强如同它的美丽。

朋友将风铃提在手中，走到床边问：“如果放手，它会不会碎？”我大笑说：“不可能的。床既柔又软，在风雨中见证坚强的它怎么可能在床上碎却？”

可是——它碎了，在落在柔软的床面的瞬间碎成一片片的。浅紫的透明的一如泪似的落满我的床。

我惊住。一种莫名的情感在滋生，快得让我无以言喻……多年后的今天我才豁然——如此美丽清澈的风铃，何以不惧风雨，却终为这点点的柔软而碎尽。只因坚强的外表下隐着脆弱的心。面对风雨的勇气与面对温柔的脆弱并不矛盾，英雄也有儿女情长时。

现在的我会在妈妈看电视的时候陪她聊聊剧情，哪怕那些剧情在我看来糟透了；现在的我会提醒哥哥有空带小侄女多来家里走走，哪怕只是吃顿简单的饭；现在的我会同妈妈聊些我工作上的事情，哪怕聊着聊着就成了她对我的说教……■



尼洋河
摄/王恺

卖水果的女人

文/李幸

楼下路边卖水果的女人，30出头。餐风露宿者，容易看老。其实码字的，也这样。卖水果的女人一家三口住城中村（城为大学城，广州从前的远郊，村名穗石），说每年住房租金一万多，孩子费用一万多，全家吃饭一万多，一年下来挣个三五万就很知足。孩子要一万多，是两岁的男孩开销，主要花在奶粉，200多元一罐，应该不是国产的，我想女孩或许就不肯花这么多。农村现在一家往往有两个以上的孩子，或许有了男孩之后不会再生？反正只有一个女孩是不甘心的，养儿防老的观念还在。现在所谓人身安全，主要是老病，老不足畏，病则畏亦无用。

那天的水果摊上多了漂亮的小纸盒，免费，说是圣诞来了，学生会装进一个苹果送恋人。学生买水果舍不得多花钱的，几

元，至多10元，花的是父母的钱，因她这儿卖得便宜，品相也还不错。家境富足的学生，就不会在这儿买，店里虽贵点儿，但感觉好，穗石村口那家店，也是女人主持，说招牌就花了3000多，挺光鲜的，记住了绝不短斤少两，没记住店名。

有时候是她老公开着带厢的三轮摩托把水果送到这儿，常常就见她自己一个电动自行车拉来。摊在地上，两三米见方。原来利用路灯照明，一度路灯出了问题，就自己带了电瓶灯，挺亮的。路灯好了之后，自带电瓶灯继续，想是已有盈余，照着品相更佳？说还有个姐姐在另一处卖，老公卸下这边的货，再送货去那边。每周六、日傍晚5点到入夜11点，不论寒暑。岭南冬季不苦，夏季则极难耐，暑热不是主因，蚊虫叮咬难忍受。我看她也

不用蚊香一类，估计用也无效。南粤雨多，逢此，亦为狼狈，就用个塑料布撑着，把水果摆在不多几个纸箱上。

周一到周五也出摊，说是在另几处摆。最近周五也在这儿了，想是别处生意不济。当初看她在，觉得选址对了，因系学生来往地铁必经之路。她说也是换过几处，才试到这儿。如此每周末晚，持续一年有余了。此地此时，所幸未有城管干预也。

我每回选两三种水果，买到二三十元，吃一两周。每回她会在我所选之外，再送别种水果两三枚。有次见其儿子跟随而来，两三岁，即给孩子20元压岁，但儿子摆手，她则更坚决拦下。

从前，我不怎么吃水果，自此，每日要吃了。■